

新
唐
書

三八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宋 邦 奉

敕 撰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嘗嘗與中國亢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貽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摧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无策何以言之革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佚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各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父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量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艾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連丘積車故嚴尤以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嫁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牧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

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来享莫敢不來王茅服稱其來不
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
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
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至漢之君臣莫之取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
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
毨邀利者相錯於路未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
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變養彊則內攻中國
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
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
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
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
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
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翟之心生戎翟
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軀委
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駒廄使其悅眞趙之色甘太官之珍
服以文綺羅紩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

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壁言諸蟲豸虺蜴何礼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二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為農餘皆習它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寢不過万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股一斛歲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鼴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縣力薄材食鮮穀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安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元弱天下雜然盜

發則疾驅以戰是謂有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葬蟲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縉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賴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麗三軍方夫環旋翔佯撓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圍丘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竝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擊青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義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

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
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州度要言募卒
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耘以資衣食
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
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
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云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
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
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
俟斤曰闍洪達曰額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貞限衛士曰
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縣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卑可汗
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
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掘起虎視采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
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
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利獻
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為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

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无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群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疋之子什鉢艾幼不克立以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頭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万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也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志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大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弃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為頡利可汗。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散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羅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娶義成

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
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
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突厥父兄
餘資丘銖馬多疲弱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湏求
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礼多所含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崖之求也四年頡
利率萬騎與突厥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同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
公環太常卿鄭元璿等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
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
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贊魚膠始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
特勒執突厥等厚與金還之大同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
晟共擊之晟後約突厥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突厥合圍之
大同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陸以突厥萬人擾山東
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抄汾潞取男女五千
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
道擊之李子和以丘趨雲中掩可汗後突厥出夏州拒其歸并州總管襄
邑王神行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頡獻俘五千虜陷大

震關從丘掠弘州楊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音薩君璋等小小入寇定^音丘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豳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也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音丘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主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来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明豈難相助今無杳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已節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文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

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
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
會甚兩弓矢皆弛亞遂解而還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
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驅逼匈奴今可
用帝使桑顯和擊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
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
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州與代州都督龐羣戰新城竟敗績
於是張瑾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
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勞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
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井州攻靈州轉
擾潞州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
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
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全闢鄯善益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
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文圍涼州進犯涇原李
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洋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
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

月頡利自將十萬騎龍衣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累遲於德與戰涇陽獲俟斤
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三可汗
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
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
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礼遣之帝不許數繫於門下省乃
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
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臣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旌鋒光明部隊
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
我思勦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
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无所畏又盛丘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
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
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
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李靖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
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酉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
長孫无忌李靖督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將取之反覆掌耳然
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

我爲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遠也乃詔殿中監盧寔將軍趙綽
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
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
怨望是歲大雪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
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
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无礼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
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柰何兵部尚書杜如
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
範辟天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立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
常卒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與突利
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
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水日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
大飢袁敏奇重諸部愈貳文明年蜀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

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傑骨同羅諸部晉奚渠長
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
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
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道宗戰垂死俘全蠻禹計突利及郁射設陰柰特勒帥所位來奔捷書日夜
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
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
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酉唐蘇寧等以嗜蕭皇后楊
正道降或言中國僉母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
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
全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鳴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
節慰撫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
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少鉢羅設斂瓦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
恒安地丘墳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
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族力助之使其
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

民暴未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志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粟食之由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合設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獲度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少鬱鬱不自擇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首帝見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恠粟帛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豐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灤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安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

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衰義自歸請采籍降俘內充豫閑馭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敵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充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統帥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卒自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費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恩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廩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

置南單于卒無叛士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突厥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元衡中國長轡遠取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武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靈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節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霧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霧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己則工今突厥夾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工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云嘻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

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頗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宜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突厥盜馬欲度渭徼邏禽斬之放賀邏投嶺外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田摩爲乙彌泥孰俟利必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共悉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且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辟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歎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犯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

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時一木見其滋無以爲喜况我養爾部人
息爾馬至不減昔子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
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土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事唐以報厚

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葬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譟縣又

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相

之辭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工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

詔母相侵誣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士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

其國謂且收種落皆爲奴婢以償唐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

信明其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

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

突厥爭利之田摩遣使謝曰蒙自立爲落長實望世世爲國一大守吠天子

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

摩斬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

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葬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

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

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同分
更勝夏三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通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
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
朕聞突厥之主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第
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
長之會辭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
將殺之乃率所部遁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垂斗絕惟一面可
容車騎壤夷博即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高
邏祿共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襄車鼻勢益張二十
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璽摩將軍安調遞右屯衛郎
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高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
與車鼻子陟並特勒鬪死調遞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
兵擊之其大酋長歌羅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
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擣突厥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
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遜主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

先帝所獲西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歟其衆懋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錫漫咤泣諫車
皇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鐸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西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竚以北番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從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鷁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營調露路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西長皆叛雁之乃以鷁臘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死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駁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

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
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
孰窟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鶴羣飛入塞吏曰
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壘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
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求隆中溫傳部丈迎頽
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
行儉爲大撫晉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謀者給言伏
念溫傳保黑沙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
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
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丘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
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築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
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轎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
部將掩得其轎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蹕之伏念
意主帥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
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亦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

散保撫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采匐爲葉_進_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_時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子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郤之又攻鳴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田儼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右玉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摠管將擊賊摠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攝然道大摠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郤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逐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當追竚虜即破敵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三千里間虜力無備趨龍交將至漏言于軍虜得輕衆出皆死戰大敗寶璧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突厥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物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璣_烏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

馬率朔方道摠管契苾明鴈門道摠管王孝傑威化道摠管李多祚豐安道
摠管陳令英瀚海道摠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
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為朔方道行軍摠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
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冊拜遷
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龍木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
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為特進頓跌利施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為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為后
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並夏兩代
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
不許宰相李靖亦言不可默啜怒為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
姚璡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
聘其女為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鑾為莊持節護送默啜狼曰我
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一人在我當
立之即囚延秀等妾號知微為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
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則以兵五千降虜入圍鳴桓石詔司屬卿武重規為天
兵中道大摠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丘西道摠管幽州都督張仁亶

爲天兵東道摠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韶容李多祚爲天兵
西道後軍摠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
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至之更號曰斬默虜圍趙州長史唐
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徽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摠管李多
祚爲後軍摠管將軍嶧夷公福富順爲奇兵摠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
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文爽爲長史左肅
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頃爲監軍使將軍扶
餘文宣等六人爲子摠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
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
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
里諸蕃采往聽命復立吐悉匐爲左察骨吐禄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
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曲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
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摠管婁師德副之
按屯以待又從元忠尋武道行軍大摠管備虜默啜剽龍右牧馬萬匹去俄
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
督薛訥與元忠擊虜丘末出默啜去明年寇益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

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瀋瀛幽易恒定鳴檀
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持
角又以相王爲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
三年遣使者貢賀達于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息郡王重俊義興郡王
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西移力貪汗獻馬干匹謝許婚后屋禮其使
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
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
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田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屯
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也睿宗初立又
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
戰冷陣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
立絕和親默啜乃遣子揚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
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怛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韻利發石失畢精騎
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韻利妻子來奔拜
在武衛大將軍岐山郡王號其妻爲金山公主賜資產優渥楊我支死詔宗親
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突厥

遂復屬契丹奚因重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陸右五
弩失畢俟斤皆請降高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
督謀落匐雞玄池都督蹋實力胡臯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
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撫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
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撫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駿副之撫新附檢欽暴默啜屢擊高邏祿
等詔在所都護撫管倚角應援虜勢逼前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跋趺
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突厥頡力高麗大
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
王思大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蹀躞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
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突厥頡力左武衛將軍
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貞外置賜
各有羣默啜討九姓戰績北九姓潰入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委官之拜
薛訥朔方道行軍大撫管大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
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
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

默啜斬之乃與入番使郝靈全傳首至師骨咄禄子闢特勒合故部攻殺小
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唐書二百十五下

宋祁奉敕撰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讓於闕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爲左賢王專制甚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惟暾欲谷者以女嫁爲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爲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暾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衆尊畏之俄而跌跌思太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輩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歛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庶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悉還之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胡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爲二隊北走王駿又破其左隊默棘連既得降胡欲南盜塞暇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暇欲谷曰突厥衆敵唐百倍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彊術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撫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京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

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季大醜突厥默啜子左賢王惠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卑等蕃漢士卒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晙統之期八年秋並集誓落木上使拔悉審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懼欲谷曰拔悉審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賸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審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審果引衆逼突厥牙知賸等不至乃引郤突厥發擊之賸欲谷曰兵千里遠出土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廷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即急擊拔悉審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勣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勤兵計捕賸欲谷曰勣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列衣膚上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勣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

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歟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

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閒何以禦之光廷即請以使
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嗣牛勒噉
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焉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獨
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昏哥乎默棘連曰不然二
番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
得為諸國笑振許為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
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先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頭首賀
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
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令仗內馳射毫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
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
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啜戛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
帛數十萬十九年嗣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选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
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凸其
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連請昏既勤帝許可於是遣哥解
栗必來謝請昏期俄為梅錄啜所毒忍死殺梅錄啜夷其種乃卒帝為發哀
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其子為伊然可

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爲达伽骨咄禄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冊爲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李玄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飲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葉護所殺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朧啜爲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朧啜率五千帳降以葛朧啜爲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龍匐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西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田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此即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

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暮日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

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白朮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白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者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綠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龍裘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即授阿波一千萬使與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拔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既禽國人立鞅素特勒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爲泥撫處羅可汗政苛察多色采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

即自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降榻與
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闕可
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內屬賜號吐烏過拔闠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
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不勝走達斗拔谷渾相輔
車為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
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
死其弟統葉護嗣是為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
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干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
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壯憾
請殺之帝不許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為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
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戒之不宜也射匱亦連
年係貢條支巨邠師子革等帝厚申撫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
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
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平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
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可汗喜遷直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釤寶貝金帶馬五千匹以

藉約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滋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以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彊不以恩結下衆心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齋王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爲小可汗既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詔爲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國等聞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爲各敷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衆悉附肆葉護奇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復狃於統下小可汗乙利者於國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夷之衆皆沮駭各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焉者未幾沒連十姓弩失畢部諸豪謀執發肆葉護葉護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者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兄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既亡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

號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縣段綠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曰太上皇喜
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干萬歲壽太上
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立是
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
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陸部置
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
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賴其部統吐屯以兵龍之咥利失率左右
戰統吐屯不勝去咥利失與其弟步利設蓋焉耆阿朮害闕俟斤與統吐屯
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咥利失爲小可汗曾統吐屯被殺欲谷設
又爲其俟斤所破咥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
可汗而與咥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令於咄
陸其東咥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西謂
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咥利失部吐屯俟列發以丘攻咥利
失咥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爲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
死弩失畢大酉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
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縣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

廷東薄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屬是時咄陸丘彊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數睦令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耶孝恪以車騎二千自烏骨徂擊敗之咄陸以數月處竈丘圍天山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俟斤之城抵逼索山斬千餘級降處竈部而歸大可汗性很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遺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不家與共攻康居道米國即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貲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啜怒奪取之咄陸斬以徇泥孰啜之將胡祿屋舉立龍衣咄陸可汗多殺士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叛亡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龍衣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爲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毗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奴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城咄陸勒兵首城出鳴鼓角薄鬪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

羅乙毗射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爲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夏盡得可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爲葉護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姑蘇歌邏努失畢五姓之衆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追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爲向導詔授崑丘道行軍大將管宴嘉壽殿厚賜子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璣池都督處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招攜散廬幕益衆方帝崩即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突厥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咥連入宿衛至連中悔劫於執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咥連即勸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干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啜曰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啜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剷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啜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祿啜闕賀魚骨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彊勝兵至數十萬以咥連爲莫

賀咄葉謹遂寇延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未誅賀魯而處突厥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艱墮又不可以留費邊糧使賊得堅巢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突厥等衆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朋處月突厥突厥等兵齊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導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丘躡後賀魯直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孥真珠葉謹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羅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

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撫管王文度不肯戰降坦篤城取其財暑之
知節不能制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
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田紇婆閨等窮討詔右屯衛大將軍阿
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為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
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
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
據原櫛稍外注自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
之虜大潰追奔數千里俘斬三萬人殺且突厥都搭達干等二百人明日蹠北
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閨趨邪羅
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丘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齋定方曰今零晦風冽虜
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首日秉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
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百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
山賀魯衆適獵定方丘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自跳度伊麗
水嗣業次于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密諸部皆下次雙河加賀魯先以步失連
千據柵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日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星運將奔鼠
耨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飢齎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

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丘開道置驛收
露齒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加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
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
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令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
許勣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
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城列衣其地爲
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富延都督府突騎施奚萬莫賀部爲溫鹿都督府
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紮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爲贊泊都督府攝舍提暾
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鴈娑都督府又置真金陵漢他都護府
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真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
爲興昔立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
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漢他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
鄉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號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
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縣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
不能國即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咄

陸葉護衆不獸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
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賊肅見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
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關叟二人彌射步真無綴
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昌率疏勒朱俱波喝架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
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傅其城擊降之龍朔
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鴈海道撫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怒彌射且欲并
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即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齋賜
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
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
匐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
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冊失波斯王子
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
降別帥李遮匐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
彌射子元慶爲左玉鈴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玉鈴衛將軍盡
襲父所領又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
諸蕃長請賜睿宗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

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僕
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撫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

守使韓思忠又破泥

熟俟斤及突厥施

賊汗

胡拔等因拔

突厥

聖曆二年以解

瑟羅爲左衛大將

軍兼平西

軍大將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制

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

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

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

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爲十

姓可汗兼濛池都護未幾擢獻磧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

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璽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

三姓已內屬爲默啜侵掠以大

爲定遠道大撫管與北廷都護湯嘉惠等

掎角於是突騎施陰竄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

將王惠持節安尉方冊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殿蘇祿爲順國公而突騎施

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祿兵

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臣瑩臣頃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

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

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坐葛邏祿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

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

人李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貯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寢盛力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廷州盡并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慰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溫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尉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溫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果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道往蕃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雖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奏楚客頭以徇大都護耶元振表娑葛狀真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既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道守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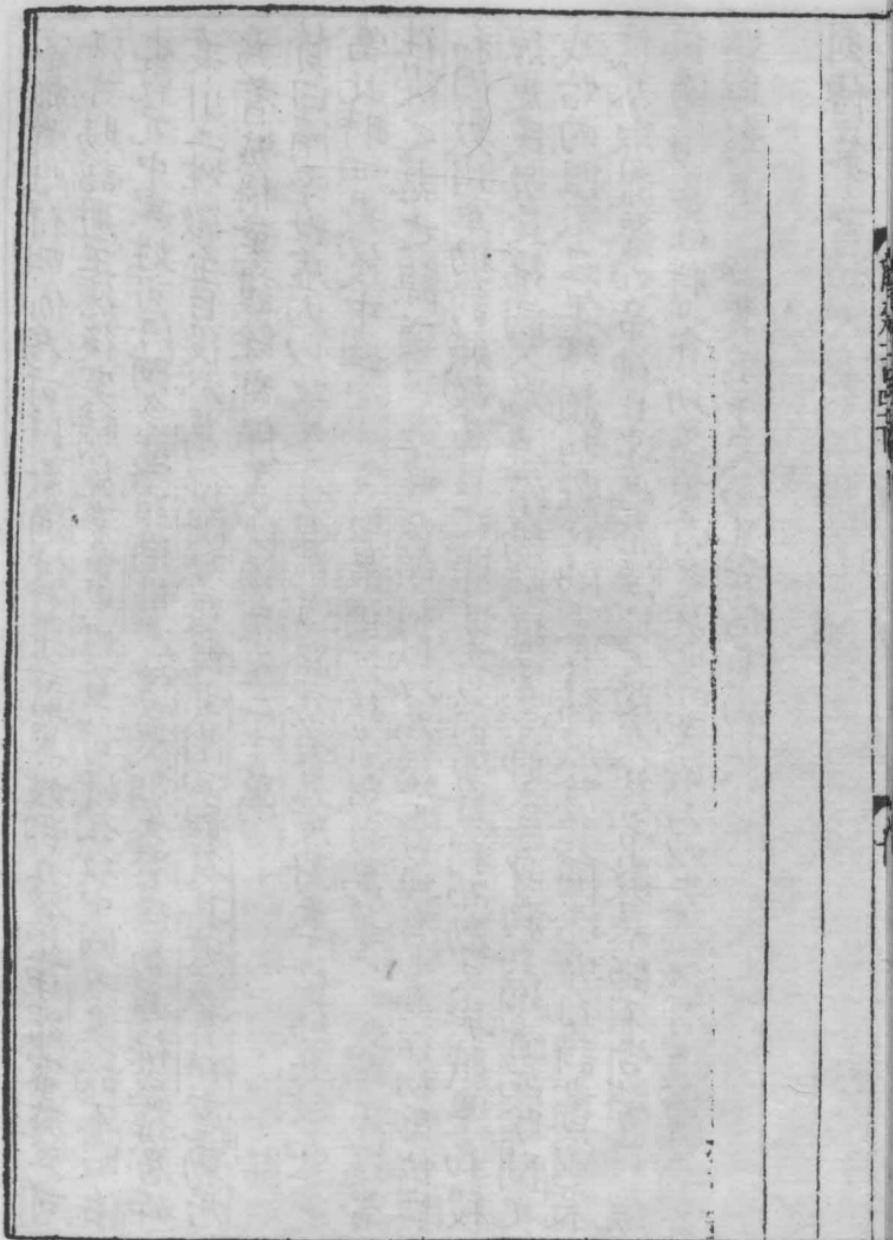
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突厥祿者東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
稍合衆至二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
都督却所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
賜錦袍鉢帶魚袋七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詭猾不純臣子唐天子羈係
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閱三歲使者納贊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文河
公主妻之是歲突騎施鬻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
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報蘇祿怒陰結吐蕃舉丘掠四鎮圍安西城
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爲都護秉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貯
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召見饗之會東
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突厥使者曰宴
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帳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人
性勤約每戰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爲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
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並爲可敦以數子爲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
晚年愁寢不聊故齒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夕癒手不事事於是大
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

黑姓更相猜譖俄而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麻手支又背達干立
蘇祿子吐火仙骨啜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少微特勒保怛羅斯城
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
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吐七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
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答換銳兵與拔汗
那王掩怛羅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
可敦爾微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皆降突厥
昆圖延闕律啜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
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稅享百聖願以部落附安西永爲外臣許之明
年擢闕律啜爲右驍衛大將軍冊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頭醻其
功嘉運俘吐火仙骨啜獻太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脩義王
頓阿波爲右武衛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所爲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
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所謂何即誘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
率妻子及毒蠍官首領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所爲可汗遣兵護送至
但闌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答誅斬之以
大毒蠍官都摩支闕顏斤爲三姓葉護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

密施骨咄祿毗伽爲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密施爲可汗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裏黃黑姓皆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並衣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召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庵勒居焉者城稱葉護餘部保金沙領衆至二十萬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甚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目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墮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襄當始興雖運之盛襄属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端明殿學兼翰林待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
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
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
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
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
阿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
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薩副相曰論薩扈莽各
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通又有內大相曰曩論
掣通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通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
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通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通小整事
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摠號曰尚論掣通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

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重廷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窟中人輒瘡促而不害其賛普居跋布川或遷安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毛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羶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辯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羶爲槃凝麩爲盤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稞麥蕎麥營丘其獸犛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曰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堅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挾目或刖劓以皮爲鞭杖之從喜怒無常筭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餽其俗重鬼右巫事類羝爲大神喜淨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

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出戰沒爲甲門敗
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爲大號再指身
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旣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
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
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
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
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棊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
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
冢頭樹衆木爲祠所賛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
一大盟夜有諸壇用人馬牛間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
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佗
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
贊索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
雄常驅野馬犢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

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
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
羌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
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旦言迎
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
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
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
進達出闊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
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鑿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
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
者來謝罪固請皆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
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
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婚禮恭甚

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官室以居公主惡國人楮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檀羈襲紩綃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曰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爲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即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詔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盞金頗羅等復請皆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甚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

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武候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誰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彊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白悉多于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洛闇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飢不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乘氣拒勝兵戰必

不元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
使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
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堠道行軍大
摠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自副出討
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
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妻
恪爲涼州道行軍大摠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
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
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王也且吐蕃居寒露之
野物產寘蒲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既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
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
利而行是能久而彊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
其主吐蕃往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
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贊其答然以

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渾脩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肅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勣立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舊州都督拓王奉益發劍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斬立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斬立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突厥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轡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斬立僅脫帝旣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減高

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
中書舍人劉樟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
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
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
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
四年贊並日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
者往會葬明年替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訥玄與
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
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
折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距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
以守因并西汨河諸蠻盡臣羊同黨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舊接
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
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
使虜論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

史贊婆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州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鈴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皆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即其部置葉州用沓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鄣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殲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繙

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
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
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列衣府鎮煙火相望吐
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
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
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
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
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
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
突厥僞可汗阿史那俟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
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
道大摠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
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
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

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
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
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
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
海湟川近矣今捨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
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
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
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
河關源阻奧多癘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
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三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
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
襟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
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

東靖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旣長
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嚴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
普託言猶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
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計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
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
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
皆賜鐵券禮尉良厚贊婆即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
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
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
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並自計死于軍諸子爭立
國人立棄隸蹜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
悉董熱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向
導詔發劍南募士數千之蠻酉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

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嵩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絰梁流隴水通西洱鑿築城戍之九徵毀絰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欷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縣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公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丙左散騎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

辭未及定全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齒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墻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環使吐蕃慰安全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晏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一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言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丘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

然唐宰相在誓言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
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
故違誓而戰今舅許渝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爲
未信要待新誓言也甥自揔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
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
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
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
善者舊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格以獻帝謂
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
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詔書北廷
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憚吐蕃都護
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
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
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母曰我非利

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
奐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
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駁凍
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奐豫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
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奐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
齊肅窮蹕出青海西方冰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
疲弱濱海君奐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
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奐
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
元獻及君奐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
頤貞擊之會君奐奔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
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
恭祿明年大將悉末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
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

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
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
堡城即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
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
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曩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
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
不弄羌党項交構二國故失懼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
吏與曩曩骨還議盟事曩曩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
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曰昔贊
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
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
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
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
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

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襄爲張玄表李知古
交鬪遂成大釁竊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
將譖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
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旣宴與語禮甚厚賜
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
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
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
五經赦祕書寫賜并遣工部尚書李暉高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
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
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
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
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方使來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偏
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其後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

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
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
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
即共刑白大盟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僕史孫誨奏
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暨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
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刃品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
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
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恨召
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大出示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蕭昱代爲
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
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
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少壘左右之兵
次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救昱大敗少壘皆沒士死
凡數萬且貪妄非將選故敗賊死高要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

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秉于拒守虜引去
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蕃昇之敗以張宥代節度
劍南以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
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兼瓊謀誘吐蕃安戎
城主為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許遠守之吐蕃圍安
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涌虜驚引去復攻維州不得志詔乃改安
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為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
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入長寧橋安仁
軍渾崖烽騎將臧希夜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襲廓州敗一縣
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
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菴布支斬首三萬級明年破洪
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訥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獻俘京師
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又禽其相兀論
欽郭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吐蕃與蠻閻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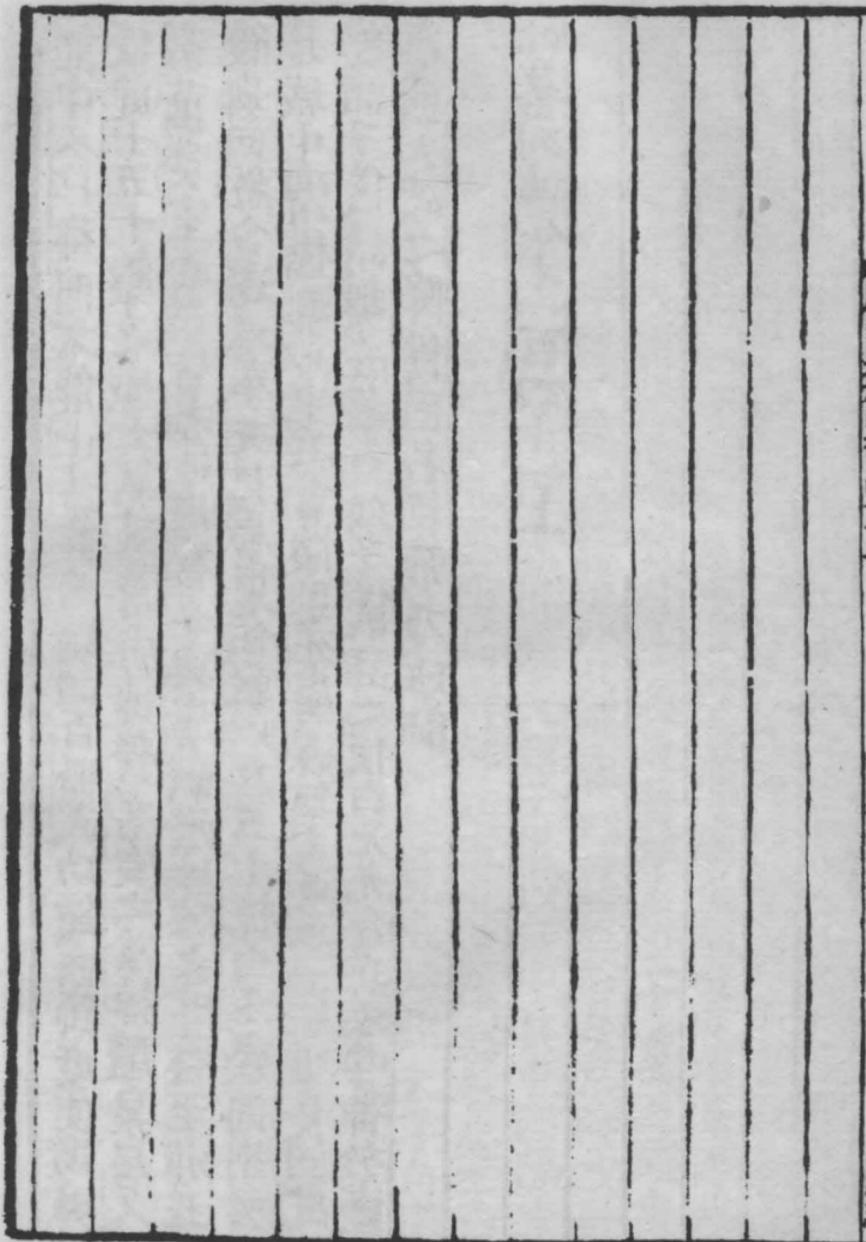
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采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李氏蘇毗彊部也是歲贊普乞黎蘇龍臘贊死于掌悉籠臘贊嗣遣使者脩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乘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德初取舊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譖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肅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

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黨項
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又戰終
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
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
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
騎度滻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
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
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
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
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明年還使
人李之芳等劖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
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
孝德郭晞與畧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
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

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因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麻尚悉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克任數以兵略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五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器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入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

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
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嵒之陰掠醴泉居人
數萬焚火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
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
是城中渭橋鄂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
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
臺至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唐書二百十六下

宋祁奉敕撰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宜祿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二萬上級五百首景仙與倫泣陵偕來請墳鳳林關而路采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先是尚采結自寶應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磨代之爲東面節度使專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劍南亦破虜萬人尚采擊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敗民稼進寇涇邠渾城與戰不利副將死略數千戶城整卒夜龍賚營涇原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文將死軍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九年帝遣諫議大夫吳損脩好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入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龍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蠻党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子牛羊廩鎧甚衆獻之朝吐蕃不

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効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籠官論器然又侵坊州
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
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
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爲胡方留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
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又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
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內
靖方鎮顧歲與虜確其亡獲相償欲以德安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
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
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益百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
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
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
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
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
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曾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並詣且引景
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
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

蘭其犬相尚悉結嗜殺人以劙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漢衡與其使區頫贊偕來約盟壇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鎰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牲鎰欲末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大豕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十士列壇外元從立壇下鎰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頫及墨者皆朝服結贊與論采頫藏論臧執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筭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番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劗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塞它嶺其間爲開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既盟請溢詣壇西南隅浮署帳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乃還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決於贊並易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頫太府卿張勦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黎京兆尹王翃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頫贊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爲

入蕃會盟使還區頗贊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頌持
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廷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
將韓旻於武寧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曾大疫虜輒引去及
此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
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
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畤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曇等屯咸
陽河中渾城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
亦令使諭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
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紹贊僅自脫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卻之因襲破摧
沙保燒諸營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
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監夏三
年命左庶子崔幹李鋗踵使結贊得監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
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掎角結贊大懼屢請
盟天子不許即以貴將論頗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入見天子諸將
以燧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遂還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飢色辭始至鳴沙傳
詔讓結贊破約陷鹽夏對曰本以武寧功未償乃來又候碑仆疆場不明故行

境上涇州秉城自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
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巧我非我敢攻也若
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
壞請采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
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復使幹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
觀既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
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衛
兵部尚書以副城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
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蒼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
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
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騎三萬于西縱邏騎出入瑊軍瑊將梁奉
貞亦駿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瑊不知也客請瑊等具冠劍皆就帳更衣從
容胖肆虜忽三伐鼓衆譁而興瑊不知所出走幄後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
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另脫鞬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
矢盡乃降判官韓弁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鄭叔矩路沿掌書記表
同直列將扶餘隼馬寧孟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中人劉延邕俱文

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衡語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條其髮驅之夜則杖地繫而仆蒙以剗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擣虛入寇其謀卒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列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城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脫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弇歸唐而囚漢衡叔矩河州亲宋廓州扶餘準鄯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屢戍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盧舍頽郭堦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衡等陷辱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以弇曰華榮志信澄良實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決勝軍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曰華廷邕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汎陽間連營數十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詎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略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歛足大木塞安化隘處

虜過采梵之詔神策將石季章辟武功良百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韓國衆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吐蕃又入曹義圍華亭絕沒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曰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中井皆滿為虛梁絕塹而升守將張明遠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每劫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環兵不出於是虜安行分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間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斬裁百級轉剽鄜坊乃去五年韋皋以劍南丘戰臺登殺虜舟乞藏遮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蜀州地久之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

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為唐守八年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
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
臣戰不利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
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帝復詔城
之使涇原劍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每令專向東方詔朔方河中晉絳邠
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塗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
獻甫右神策車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
王桺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
軍張昌為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陣城下九 年始裁閑
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與兼中丞杜彥光戍之當
是時韋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沒篠龍乞采茲又
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皋俘馘三萬降首領論乞驛湯沒藏悉諾碑十
二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賛普死其子足之煎立
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虜虜使者農桑昔來請脩好朝廷以其無信
不受韋皋取新城虜治劍山馬嶺進寇臺春雋州刺史曹高仕擊郤之禽籠
官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

于烏蘭橋韋臯拔末恭顯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涇隍墮
陴係居人掠黨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
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主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
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
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勲百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
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韋臯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
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
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雋臯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因定昆明諸蠻
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臯圍維州贊普使論莽執沒籠乞朶兼松州
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群牧大使引兵十萬援維州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
待纔使千人嘗敵乞朶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
師明年吐蕃使者論頗執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
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軍田
景度庫部員外郎能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歸金幣馬牛助
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脩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突厥
蕃亦以論勃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鵝泉萬騎至豐州大

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
虜虜浮屠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掣浦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逢致命贊普復坐
貶虜以論思邪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必之柩因言願歸奉原安樂州詔宰
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佑荅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銛丹
王府長史吳畧軍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
死使者論乞昇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玘殿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
立爲贊普重玘以扶餘準李驥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驥隴西人貞元
初戰沒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爲澧王府司馬驥嘉王友
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
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玼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縉破其衆三千
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劍南兵拔峨和柵雞城十四年乃歸矩立藏等吐蕃節
度論三摩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勿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
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板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
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爲
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赦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
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

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弩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
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
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誦曰苟毋從他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
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韓中而死
州人皆胡服百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桓宗即位遣秘
書少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
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縣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含糊應之至是
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軍
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卒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戶叅軍以太府少卿
邵同持節為和好使初夏州田縉東背黨項怨之道虜入釤郝玼與戰多殺
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
謹備邊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保義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
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
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
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
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臯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悅

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
綽右金吾將軍郭縱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
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盟時
吐蕃以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虜遣使者趙國
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條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
列名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舉故時城郭未墮蘭州地皆稅稻桃
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擎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
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
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聳道回屈虜曰鐵刀城右
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律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
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贏蓋龍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邇娑川
之南百里減河所流也河西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處河多柳山多柏坡
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
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全道也至麋谷就館減河之
北川贊昔之夏牙也周以槍轡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割大檻為三門相距皆
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

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劙鉢制
逋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
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
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
設巨榻鉢掣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予下已歃血鉢掣通不軟盟畢以浮
屠重為誓引鑾鑾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
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賈葉葦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墳母相暴犯策
署彝秦七年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
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
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
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
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
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
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亡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
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
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遺論悉諾息等

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等是歲尚綺心兒以兵
擊回鶻党項小和尚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盃銀冶犀
鹿貢犧牛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米惟謀挈城以降効南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
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厓江虜號無夏城爲西南要衝會牛僧孺富國議還
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
有玉帶金皿獺褐犧牛尾霞鸞馬羊羣弋贊普幾二千年病不事委任大
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復
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熟來朝獻王
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
者相枕藉都廊間夜聞鼙鼓聲人相薦會昌三年贊普死論贊熟等來告天
子命將作監李璟弟祠無子以妃紂兄尚延力子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紂氏子
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許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紂氏子
耶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執爲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農力執猶
中國號郎也謫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
與宰和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

河自守恐執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立誅不道爾屬
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執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
餘萬禽思羅溢殺之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為吐蕃貴相寬厚
略通書記不喜仕贊普彊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執自號
宰相以兵三十萬擊婢婢鼓鼙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電部
將震死者半餘人羊馬橐它亦數百恐執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詔
書約驩恐執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為贊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
是退營天夏川婢婢遣將庵結心莽羅薛呂擊恐執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
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執怒其盛兵出闢結心僞北恐執追至數十里莽羅
薛呂以伏兵東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執單騎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
殺戮部將岌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執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
拒守恐執保東谷山堅壁不出岌藏繚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執走薄寒山
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鳩鷄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燐仍歲不解大中
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執謀度河急擊之為恐執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
亦不勝焚橋而還恐執間出鷄頂嶺關馮破為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
尚鐸羅榻藏進戰擎牛破婢婢將燭盧輩力欲負破自固以困恐執大將磨

離罷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罷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
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略鄯州小肅伊西等州所
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丘五十萬共定其亂
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
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接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
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覬得濟此
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梢川又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
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玭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
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
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淮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
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辯
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執貸五歲賦
溫池委度支榷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為給牛種戎者倍其資餉再
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荷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
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死秀
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糓叔彌望開遠門揭侯署

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効南西山三州七
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
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
一刀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
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謚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
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爪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
義潮陰結突厥歸唐一日衆擇甲諱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
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
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衛使俄號歸
義軍遂為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
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并收鳳林關以延
心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固
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顥與尚愁熟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
餘衆犯邠寧節度使薛弘宗郤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熟首傳京師
八年義潮入朝為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
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天命不及甘州為

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軍未亦自溫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執亂無所歸共相嘯噦數千人以溫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壘石間其近蕃守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彊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昔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一姓自云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列傳一百四十一下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勳請奏尚書是部侍郎丘集賢饒樞臣宋祁奉

敕撰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曉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晝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萊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良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

事回紇縣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騎用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縣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死其西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墳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屬駁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臨見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臯蘭州解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雞鹿州思結爲蹄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

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
立爲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文金魚符黃金爲文天子方招寵
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異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
設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闕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
斛鑽盎回紜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
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
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紜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
唐臣乃詔磧南鶻鵠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漁肉待使
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
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
司馬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爲祁連州隸靈州都督白霫
它部爲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與俱陸莫賀
達干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云者皆車鼻婿故烏紇領
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爲都

督烏紇不疑即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解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賄祭備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龍襲父所領俱羅勃既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廷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召收北廷又從伊麗道行軍撫皆任雅相等再破賀魯賞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丘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頓利發與同羅霍耆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奐誣暴其罪流死瀼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奐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

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啜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啗曰葛薩曰斛溫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輶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道以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斤地愈廣東極至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宗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

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寗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毒縣而後見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恥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俄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寗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寗爲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陣灤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龍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前羽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廷節度使李嗣業夾廩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卒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澘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斐姦維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

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即踰西嶺曳
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踩死者不
可計收仗械如丘叢莊挾安庶发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
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殲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
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二帝遣羣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
葉護升階席酉領於下宴且勞之以人賜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
留兵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
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主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
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酉閣之等俱朝爭
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
冊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
冊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瑀尚
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壇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
多事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

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
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
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
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寧國
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
可汗慚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爲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
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等乃使王子骨啜特
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撫之又遣大
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婚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九節度
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
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日中國人婚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
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弊面哭亦從其俗
云後以無子得還始棄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建立號牟
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

爲可敦明年使大臣俱錄莫賀達干等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使人
通謁於延英殿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
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若有喪國無主
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竇應元年八月
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
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
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綃豈忘
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
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斬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
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
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
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
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
以取邢洺衛懷收賊財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

懷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爲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官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舞蹈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進少華琚搒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瑩率回紇兵與朝義掣戰蹀血三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崞口還屯可汗出

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斂剽人皆遁保聖
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
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乂
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
不完廬皆蔽帝爲裳虐于賊矣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
常侍据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於是冊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啜
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曰娑墨光親麗華毗伽
可敦以左散騎常侍王翊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
封二萬戶又以左殺爲雄朔王右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
贊將軍靜漠王十都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
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
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
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眞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
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某酋長下馬拜子

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却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綠三干召可汗弟合胡祿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西長龍言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屠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五口紹也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霽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合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以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

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
可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廄橐空給行宰相餞中渭
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闖
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
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
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
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
貸勿効又刺入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
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
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
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
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
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如不捷
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手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三

千人即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
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始回
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
酋長突董蘇宥突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
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同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
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
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
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
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
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
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
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憲令
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干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赦源休
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

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
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
戮何假手于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
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
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
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
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蓄前恚未平謂宰相
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
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母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
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
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
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
朕不可負少華等柰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
北虜君長身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

豺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柰何子然赴
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返勞主
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帛子女回紇戰勝葉護欲大
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
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慰勉葉護乃牟羽諸
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
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
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已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
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開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
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
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
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
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

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令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齋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跋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酉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聘跋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執鳥猶鶻然帝欲饗食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祕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

鶻公主拜賢妃答拜又拜召已由西階外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
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訖歸凡再饗帝又盡建咸安公主官
屬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冊書
拜可汗爲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惠端正長壽孝
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泮官特勒以鴻臚
卿郭鋒持節冊拜愛登里邏汨沒密施俱錄毗伽忠貞可汗初安
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
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比日不至貞元三年元忠等所遣假
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廷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
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俟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獸
虜裒索至三葛祿白眼突厥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
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於是都護
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卒數萬召襲古將還取北廷爲
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太半迦斯奔還襲古挈餘衆將入西州迦

斯給曰弟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襲古至帳殺之葛祿又取深圖
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
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故女號葉公主
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篡者以
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還可汗等出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
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幣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
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
士無所私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梅錄將軍來告且聽命詔鴻臚
少卿庾誕冊阿啜爲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干來告少寧國公主
之喪主榮王女也始寧國下嫁又以媵之寧國後歸因畱回鶻中
爲可敦號少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
其配英義生三子皆爲天親所殺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
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藥羅葛曳來朝貳本唐人呂氏爲可汗養子
遂從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賜賚殊優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年可

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來詔祕書監張薦持節冊拜愛勝里邏羽錄復蜜施合胡祿咄伽懷信可汗骨咄祿李跋跌氏少孤爲大首領所養辯敏特武當天親時數主兵諸酋尊畏至是以華羅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所嗣爲勝里野合俱錄咄伽可汗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凍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無幾可汗亦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愛登里羅汨密施合咄伽保義可汗閱三歲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鶻鶻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

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積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何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脩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滿虛虜皆采芝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繫人畜在日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

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元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爲登羅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爲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爲昏禮使冊拜主爲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閒道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成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

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龍裘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銳復出拜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于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向羣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贈使者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渠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冊爲愛登里羅汨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又賜馬直綃五十萬大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嗣澤王溶持節冊爲愛登里羅汨沒蜜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駁特勒爲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以嗣澤王溶臨告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收回鶻城殺

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
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
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
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
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
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
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
子溫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
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
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
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
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
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溫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
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

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闢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間門山而特勒庵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溫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溫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溫沒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即拜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邊郡公習勿啜昌化郡公烏羅思寧朔郡公並爲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爲右領軍大將軍加賜溫沒斯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屬冠帶詔寧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溫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閒處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溫沒斯等旣朝皆賜李氏名溫沒斯曰思忠阿歷支

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愛邪勿曰弘順即拜歸義
軍副使於是詔劉訥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
忠爲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訥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
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訥仲武合稍逼回鶻思
忠數深入諭降其下訥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軍以騎五百益弘
順訥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柵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明
年又爲弘順所破訥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駒騎及沙陀契苾
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
振武雄馳入夜穴壘出盛兵烏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烏介
被創走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盡收輜芻及所
賜詔書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弘順清朝窮蹕弘順厚啗黑
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
者皆飢寒痕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
遏捺特勒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忠等以

國亡皆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擢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兼
撫王傅兩稟其奉賜第永樂坊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
道據滹沱河叛劉汭阮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
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產貲入之官渴捨可汗哀殘
部五千仰食於奚大西碩舍朗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寢耗
滅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等渴
捨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勸哭室
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十萬擊室韋悉
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狃盜諸蕃自給稍歸厖特勒是時
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
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即冊拜溫祿登
里邏汨沒突厥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
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
使達干米懷王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

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同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以王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彊二部黠可汗號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晉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懷路齎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已

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韻利可汗之滅塞隧道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健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贏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八朝帝恐後彊大爲患欲產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鄣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三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川卒一兵得四馬擊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

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尚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勣兵至行墻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尗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鬪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迮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驛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

及殘卒奔漠北會雪其衆擊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禱神致
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撤云勣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
問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
負其彊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
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母遽也延陀乃遣使謝罪
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
立之度其力孰與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
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彊朕策顧有一選士
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
也然則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餘氓痍破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
不如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
寶器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
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
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

羊馬爲貲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柰何往朝有如見欵
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獨留我磧
北亦須有主然捨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時帝詔有司受
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積水草乏馬羊多死納
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私今禮
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旣許之
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彊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
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
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
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我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
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李思麻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
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
引使者謂曰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夷男沮
縮不敢謀以使謝固請助軍帝嘉答高麗莫離支令靺鞨以厚

利咱夷男欲與連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子行始
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
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
部拔灼分兵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
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
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尔屯勝州左武候大將軍薩孤吳
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掎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拔灼性卞
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
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
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
衆五六萬奔西城立貞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
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
尉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
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勣至咄摩支大駭

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勸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
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
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
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
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介
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
請吏內屬道宗等徑殲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
二百里萬敵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
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效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
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
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
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叛以右
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

唐書列傳卷四十一
宗爲置嶢彈州處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隣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水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其渠首至天寶間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曉見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驁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匐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贍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言羸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爲皝蘭都督府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貪支於汪屬尊遣譯者諷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讓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皝蘭州刺史汪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爲之副阿貪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時死子釋之嗣釋之執鳥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韶罵曰若負舅肯忠於我

折其脰囚死彌峩城釋之子城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臨見葛之南其西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贊葛亦曰多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爲府都督死以多溫葛塞匐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阿跌亦曰訶咥或爲跋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跋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刺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

實力永徽初高侃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一年以謀落
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
府即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
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
關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
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
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
也於是葛祿之處烏德鞬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
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酉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
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寢盛與回紇爭疆從十姓可汗故地
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
汗丘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
賜紫文袍金鉢帶魚袋不三歲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

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
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
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
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葬哭泣與突
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自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
使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
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
夜短日入早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
將軍康蘇密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
帝取其異者號十駢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驥曰凝露驃曰
縣光驥曰決波驥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驥曰翔麟紫曰奔
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

載初亦來朝

白雪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即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旣來朝列其地州縣之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俟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羸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禰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

周書列傳一百三十一
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駿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彫以馬耕田馬色皆駁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漣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剃髮樺皮帽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隣於黠戛斯劔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抗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

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矯伉男子有勇
黠其手女已嫁黠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戎師哀以三辰爲一
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
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確以爲麪糜穄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
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
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瓶瓶鹿黑尾者似鹿羣
尾大而黑魚有莢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烏鵲鶩鳥
鵠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
錫每兩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
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曰
阿熱逐姓阿熱氏建一毒縣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狹
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鉗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檀喜佩刀礮賤
者衣皮不帽女衣毳駝錦罽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
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檀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

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
將軍達千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
千無貟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餉樂有笛鼓笙觱篥葉盤
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旨
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而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
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
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
以首着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
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鶻鶻泉泉西北
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
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
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
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韻斤樺皮覆室多善
馬俗乘木馬馳水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

盜晝伏匿既黠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西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頓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貿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蜀以酒使者頓首玄宗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杖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釗必住葛祿以待黠戛斯蓋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既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四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

頓頓斤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奚爲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擎鬪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囂言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即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道寸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賄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年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脩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德裕上言貢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爲王曾篇今點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曾

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績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蒙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付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脣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斌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

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
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
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饑以治葛何時可哉故春
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唐書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集賢殿脩撰吳邦奉
敕撰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毒縣立利鄰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斛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寢彊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鎭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延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婢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

月道撫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璫
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
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
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
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
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
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
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
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
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
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
者亦困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
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
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于河外舉部愁

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汎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采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廢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蹙鬪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

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鍔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
川恐啓野心願折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
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伐吳元濟又詔
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柵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尚書
猶隸光顏軍長慶初伐鎮州悉發沙陀與易定軍掎角破賊深
州執宜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陘
北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
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
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
塞寧相掘羅勿以良馬三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節
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詔赤心率
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爲前軍破石會關助王寧下天井合太原
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呂義忠禽楊弁潞州平遷朔州刺史仍爲
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黨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寧統

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冠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壯溷男女略與同而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戎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亂詔義成康承訓爲行營招討使赤心以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絕渙水遇伏墮圍中幾沒赤心以騎五百撤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短兵接赤心勒勁騎突厥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之毫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預鄭王屬籍賜親仁里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寃天德乃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脰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丘等曹議曰世多難丈夫當投鱗立功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一
冠軍我若推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謁國昌子雲中守捉使克用曰歲艱稟食削吾等不忍餓死公家威德著聞請誅虐帥安部內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雲州次鬪鷄臺城中執丈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共丐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郝連鐸龍衣振武盡取其貲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裒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克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界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土渾什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

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湖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
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達靼鐸密畀酋長圖之克
用得其計因豪桀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
即倡言令黃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
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巢攻潼關入京師詔何
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
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勣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
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
州益募士三萬屯崞西士踴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
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
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
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
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靼萬人趨
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讓塞石嶺關不得前克用儻道至太

原營城下五日邀糧貲從讜不答乃大略還屯代州中和二年蔚州
刺史蘇祐會赫連鐸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
祐屯美女谷鐸與幽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柵相屬克用直
擣營入蔚州燔府庫棄而去屯鴈門國昌自達靼率兵歸代州擾
分并樓煩不釋鎧帝詔克用還軍朔州於是義武節度使王處存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大閱鴈門得
忻代蔚朔達靼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
肯假道克用軍傅太原而營奉幣馬遺從讜身從數騎呼曰我
且西願與公一言從讜外睥慰勉歸貨幣饔餼克用乃自陰地
趨晉會河中帝聞擢克用鴈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
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
景思爲監軍使克用使弟克脩領彀騎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陽濟
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院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壁渭橋遂
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爲代北軍

節度使朱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黃巢與秦宗權合寇河南四年
克用率河東代北兵將自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埋井以拒
克用乃繇河中濟趨許州合徐汴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
之賊走河南平追北曹州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
舍上源館夜帳飲全忠自佐饔進貲寶握手諱勞是時全忠忌
克用桀邁難制則連車外環陳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館下拒戰
親將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會煙箭四合
大震電克用與薛志勤等間關升南譙門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
人所獲賊乘輿物盡亡之克用整衆歸太原益訓兵將報仇使弟
克勤以萬騎屯河中乃請擊全忠使者入返內外震恐帝使內謁
慰解尋進位檢校太傅隴西郡王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
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墳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
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
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

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惡克用與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輔請授王處存河中而徙重榮於易定則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以告克用怒曰我當從公提鼓出汜水關誅全忠迴殲穴鼠耳重榮計曰公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傅吾堞願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攻昌符連全忠爲亂請以兵十五萬度河巢二暨然後平汴雪大恥願陛下戒嚴無爲賊所搖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詔攻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薄戰攻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子出趣鳳翔道傳兵且至即趣寶雞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宮願留兵衛京師即還鎮帝懼走大散關駐興元克用引歸嗣襄王煴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間道奉表興元始朝廷意攻結克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攻克用以千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即位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鄆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金俊克用走鐸與匡威

共建言山南亂克用實首之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
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
濬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樞密使駱全諹爲
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
使王鎔領河東東面李匡威北面並爲行營招討使鐸副
匡威先薄戰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獻
首闕下更詔揆爲昭義節度使克用將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匡
威鐸并吐蕃黠戛斯衆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屯渾
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濬入陰地關壁汾隰薛鐵山李承
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夜出壯士三百乘其營存孝伏
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
與濬遁還明年克用奉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
郡王克用悉兵攻鐸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軍設伏河上鐸縱
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爲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景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用使李嗣勲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度滹沱燔其郛徇地至趙取鼓樂二城赫連鐸衆八萬攻天成軍克用飛檄發軍太原匡威已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城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克用迎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城降取媯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恭爲留後乃旋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闕下殺李谿克用盡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璠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圍韓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爲幸石門莎城遣內謁郗廷昱慰勞且言茂貞屯盩厔行瑜屯興平克用乃進營渭橋帝以嗣延王戒不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克用奉詔屯渭北遣史儼以票騎三千護石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荅進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

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室燬殘駐尚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
金具裝三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
統行瑜堅壁梨園茂貞自率師三萬逼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
罷兵因削官爵願與河中共討之帝詔弟事行瑜貸茂貞俾結好
朱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急平賊故
予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審夜引兵劫其餉
援兵亡行瑜潰而走追殺萬計行瑜入邠州丐歸款克用使史儼
入其城行瑜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論幕府官屬及諸子功封爵
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克用屯雲陽遣李習吉入
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叛根不除憂
未艾也天子發度支錢三十萬緡勞其軍時鄆州朱宣兄弟爲全
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鬪克用自將而往使
李存信率兵三萬與史儼等次于莘爲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
魏去始茂貞畏克用見討脩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絕貢獻與

韓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進衛京師帝謀度河幸太原遣延
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請幸華州克用謂王曰患本
於不斷顧上自爲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衆三萬來援戰洹水
上汴人夜坎諸野闊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顛克用救之亦顛追
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傳魏城克用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爲
克用所敗追及郭叩闥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
再戰再勝珙圍解帝使延王持節至太原謂克用曰不用卿計故
逮此無可言者今我寄於華百司羣官無所託非卿尚誰與憂不
則不復見宗廟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
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貳于克用
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于地遂顯絕故克用內
憂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俄自將屯蔚州會晨太霖冥仁
恭來薄戰克用大敗走太原大將多死全忠奪邢磁洺三州茂貞
度克用沮燒無能出師乃與韓建謾好致書言帝暴露累年請

共治宮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門之奔官殿焚圯及岐人再逆火
間里皆盡宮城昏夜狐狸鳴啼無人跡帝幸華西溪望舊京必泣
然流涕左右悽塞不得語王建方盜兩川茂貞欲披其鄙私之數
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貞因約克用共其勞克用辭窮
乃出貲爲助光化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仇宰相徐彥若
崔胤皆勸之克用勢已折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恥先下之時王
鎔方睦於汴乃遺書鎔使爲己倡全忠即遣使奉書敝幣恭其克
用示報之然汴日益張窮鬪不置王珙請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
嗣昭張漢瑜援之汴兵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
進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
河內拔懷州進攻河陽汴人聞寶救之嗣昭退保懷天復元年全
忠取晉絳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晉兵不得前遂
虜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貢道亦梗全忠
知克用迄不振乃大舉攻太原分遣銳將氏叔琮等率魏博充鄆

邢洺義武晉絳兵環入之晉城邑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疲弊
遂解克用雖內憤悒憚全忠彊難與爭乃厚致幣馬謝復請脩好
全忠遂取同華屯渭上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召克用入衛
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并詔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克用率
兵趨平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晉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
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
至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薄壘疾鬪晉兵大敗仗械輜
儲皆盡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攻西門德威嗣昭
循山挈餘衆得歸克用大恐身荷版築率士拒守陰與嗣昭德
威謀奔雲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國昌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
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辨遠計
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効之且王頃居達靼危不免必一
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北虜哉克用悟乃止居數日散士復集
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分

三州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師乃去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子劉仁恭李嗣昭討之仁恭援敬暉嗣昭
壁樂安欲戰仁恭取敬暉棄城去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謂其
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俄加號協盟同力功臣李
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者來約義舉克用顧藩鎮皆附
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尚可用乃卑辭召之保機身到雲
中與克用會約爲兄弟留十日去遺馬千匹牛羊萬計期冬大舉
度河會昭宗弑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貞約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
騎二萬與克用監軍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王重師守長安劉
知俊守同州與戰長安西建兵敗遂不振唐亡建與淮南楊渥請
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建請悉蜀工制乘輿御物
克用荅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辱褊亦不敢當
但侈府第僭宮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

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
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
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
羞汗偷景待僵不示鄙乎賴其子標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
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
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